

石叻资料 卷17-4

史諾錄

毛澤東自傳

文摘社出版

譯 衡 汪 · 錄 筆 諾 史

傳 自 東 澤 毛

——附——

爭 戰 日 中 論 東 澤 毛
傳 小 珍 子 賀 人 夫 毛

1937, 11, 1. 初版

1937, 11, 20. 再版



售 經 兩 書 明 黎 · 舊 叢 小 摘 文



毛澤東夫婦近影

第一章 一棵紅星的幼年

我於一八九三年生於湖南湘潭縣的韶山冲。我的父親是一個貧農，當他年青的時候，因負債累累，便去投軍。他當了一年多的兵。後來他回到我生長的村上，由於拚命的節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業賺了一點錢，設法贖回了他田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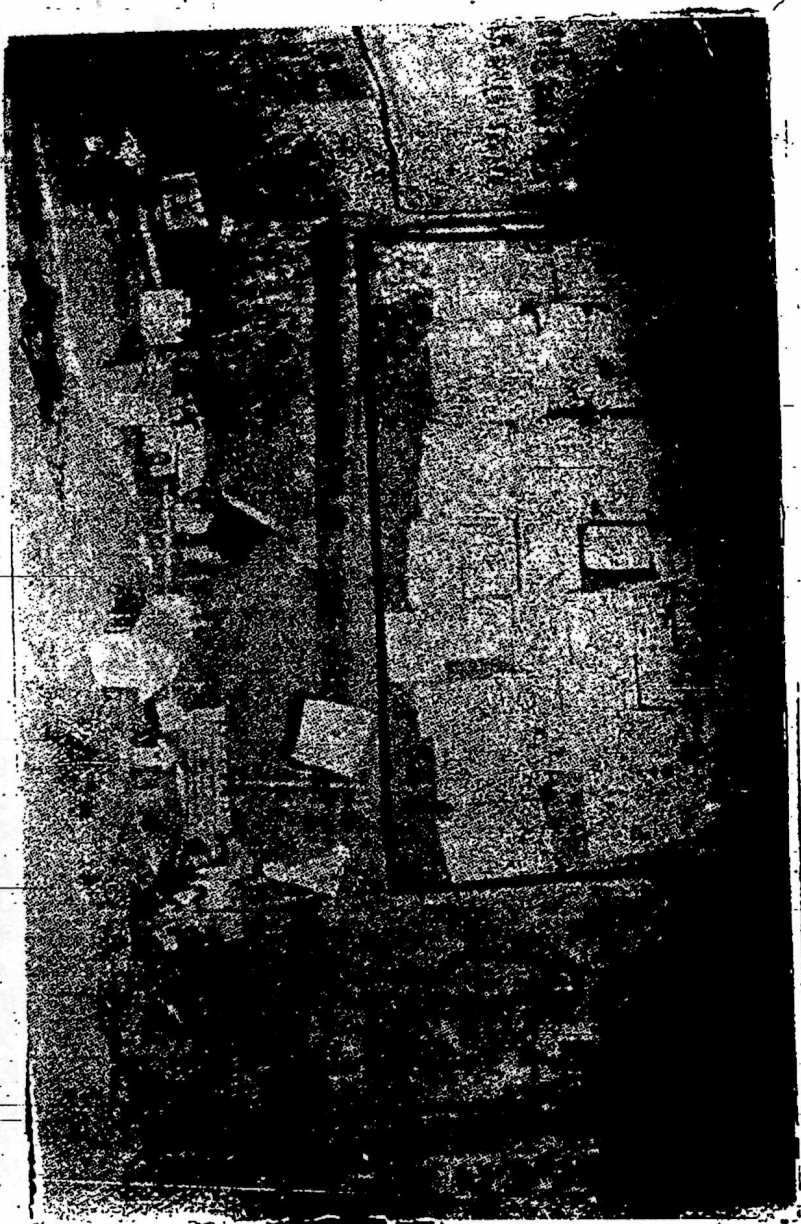
這時，我家有十五畝田，成為中農了。在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穫六十担穀。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費三十五担——這就是說，每人約七担——這樣，每年可以多餘二十五担。靠了這個剩餘，父親積聚了一點資本，不久又買了七畝田，使我家達到「富農」的狀態。這時，我們可以每年在田裏收穫八十四担穀。

當我十歲，我家只有十五畝田的時候，一家五口是，父親，母親，祖父，弟

弟和我自己。在我們增加了七畝田之後，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個小弟弟和兩個妹妹。不過我們每年仍有三十五担穀的剩餘，因此，我家一步步興旺起來了，

這時，父親還是一個中農，他開始做販買糧食的生意，並賺了一點錢。在他成爲「富」農之後，他大部份時間多半花在這個生意上。他雇了一個長工並把自己的兒子們都放在田裏做工。我在六歲時便開始耕種的工作了。父親的生意並不是開店營業的。他不過把貧農的穀購買過來，運到城市商人那裏，以較高的價格出賣。在冬天磨米的時候，他另雇一個短工在家裏工作，所以在那時他要養活七口。我家吃得很節省，但總是夠飽的。

我七歲起，就在本村一個小學讀書，一直到十三歲。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裏作工。白天就讀四書。我的塾師管教甚嚴。他很嚴厲，時常責打學生。因此，我在十三歲時，便從校中逃出。逃出以後，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於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爲那個城是在某處一個山谷裏面的。我飄流了三天之後，



圖爲在紅軍教室中所見之陸軍訓練所研究戰術之用牆上懸掛爲軍士兵所攝

家裏才找到我。這時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過繞來繞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過距家約八里。

但，回家之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點。父親比較能體諒我了，而塾師也較前來得溫和。我這次反抗行爲的結果，給我的印象極深。這是我第一次勝利的「罷工」。

我剛認識幾個字的時候，父親就開始要我記家賬了。他要我學習打算盤，因為父親一定要我這樣做，我開始在晚間計算賬目。他是一個很兇的監工。他最恨我見懶惰，如果沒有賬記，他便要我到田間做工，他的脾氣很壞，時常責打我和我的弟弟們。他們一個錢不給我們，給我們吃最粗礪的東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總給工人是吃雞蛋和鹹魚片，但很少給過肉。對於我，則既沒有蛋也沒有肉。

我的母親是一個慈祥的婦人，慷慨而仁愛，不論什麼都肯施捨。她很憐惜窮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給那些跑來乞討的人。不過在父的面前。她就不能這樣

做了。他不贊成做好事。家中因了這個問題時常吵鬧。

我家有「兩個黨」。一個是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是我，我的母親和弟弟所組成的，有時甚至工人也在內。不過，在反對黨的「聯合戰線」之中，意見並不一致。母親主張

一種間接進攻的政

策。她不贊成任何

情感作用的顯明的

表示，和公開反抗

執政黨的企圖。她

說這不合乎中國的

論。父親常喜責我不孝和懶惰。我則引用經書上的話來和他相對，說爲上的應該

慈愛。至於說我懶惰，我的辯解是大人應較年青的人多做工，而父親的年紀既



林氏與伯氏之合影
林氏與伯氏之合影
六十五歲的蘇維埃財政人民委員林氏與伯氏之合影

道理。

但當我十三歲

時，我找到了一種

有力的理由和我的

父親辯論，我引據

經典，站在父親自

己的立場上和他辯

論。父親常喜責我不孝和懶惰。我則引用經書上的話來和他相對，說爲上的應該

慈愛。至於說我懶惰，我的辯解是大人應較年青的人多做工，而父親的年紀既

然比我大上三倍，他應該做更多的工作。並且我說我到了他那樣大的時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這個老人繼續「積聚財物」，在那個小村裏可以說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買田，但是他向別人押來很多的田。他的資本增加了二三千元。

我的不滿增加起來了。辯證的鬥爭在我們的家庭中不斷地發展着。（在說明時候毛很幽默地引用這些政治術語，他一面笑一面追述這些事件——史諾）有一件事，我特別地記得。當我在十三歲左右時，有一天我的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中來。在他們的面前，我們兩人發生了爭執。父親當衆罵我。說我懶惰無用。這使我大發其火。我憤恨他，離開了家。我的母親在後面追我，想勸我回去。我的父親也追我，同時罵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個池塘的邊上，對他威脅，如果 he 再走近一點，我便跳下去。在這個情形之下，雙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內戰。我的父親一定要我賠不是，並且要磕頭賠禮，我同意如果他答應不打我，

我可以屈一膝下跪。這樣結束了這場戰事。從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當我以公開反抗來保衛我的權利時，我的父親就客氣一點，當我怯懦屈服時，他罵打得更厲害。

回想到這一點，我以為我父親的苛刻，結果使他失敗。我漸漸地仇恨他了，我們成立了一個真正的聯合戰線來反對他。這對於我也許很有益處，這使我盡力工作，使我小心地記賬，讓他沒有把柄來批評我。

我的父親讀過兩年書，能夠記賬。我的母親則完全不識字。兩人都出身農家。我是家庭中的「學者」。我熟讀經書，但我不歡喜那些東西。我所歡喜讀的是中國古時的傳奇小說，尤其是關於造反的故事。在我年青時，我不願教師的詰戒，讀了「岳飛傳」，「水滸傳」，「反唐」，「三國」和「西遊記」等書，而教師則深惡這些不正經的書，說它們害人。我總是在學校裏讀這些書的，當教師走過面前時，就用一本經書來掩蓋着。我的同學大多也是如此。我們讀了許多故事，差不

多都能夠背誦出來，並且一再地談論它們。關於這類故事，我們較本村的老年人還知道得多。他們也歡喜故事，我們便交換地講聽。我想我也許深受這些書的影響，因為我在那種易受感動的年齡時讀它們。

最後我在十三歲離開小學，開始在田中作長時間的工作，幫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親記賬。然而我還繼續求學，找到什麼書便讀，除了經書以外。這使父親十分生氣，他要我熟讀經書，尤其是當他有一次因對方在中國舊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適當的經書而使他官司打敗以後。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門遮蓋起來，使我的父親看不見燈光。我這樣讀了一本我很歡喜的書，叫做醒世良言。該書的作者們都是主張革新老學者的，他們以為中國積弱的原因是由於缺少西洋的工具：鐵路，電話，電報，輪船等，並想將它們介紹到中國來。我的父親認為這一類的書是浪費時間的。他要我讀可以幫助他打贏官司的如經書那類的實際東西！

我繼續讀中國文學中的古傳奇和小說。有一天，我在這些故事中偶然發現一件可注意的事，即這些故事中沒有耕種田地的鄉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學者，從未有過一個農民英雄。這件事使我奇怪了兩年，於是我便進行分析這些故事的內容。我發現這些故事都是讚美人民的統治者的武士，他們用不着耕種田土，因為他們佔有土地，顯然是叫農民替他們工作的。

在少年與中年時期，我的父親是一個不信神佛的人，但母親則篤信菩薩。她對自己的孩子們施以宗教教育，所以我們都因父親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而感覺難過。九歲的時候，我便認真地和母親討論父親沒有信心的問題了。自那個時候以及以後，我們都想許多辦法來改變他的心，但沒有效果。他只是責罵我們。因為我們受不住他的進攻，我們退而想新的計劃。但他無論如何不與神佛發生關係。

不過，我的讀書漸漸地對我發生影響：我自己愈來愈懷疑神佛了。我的母親

注意到這一點，責備我不該對神佛冷淡，但我父親則不說什麼。後來有一天，他出去收賬，在途中碰見一隻老虎。老虎因不提防而立即驚逃，但我的父親却格外地害怕，後來他對於這次奇蹟的逃生，仔細想過。他開始想他是不是開罪了菩薩。自那時起，他對於菩薩比較恭敬起來，有時也偶然燒香。但是當我愈來愈不信神佛時，他老人家却並不管。他只有在困難的時候才向神禱告。

醒世良言引動我繼續求學的慾望。我也已經厭恨田裏的工作了。這自然是父親所反對的。我們爲了這事發生爭執。最後我從家庭中出走。我到一個失業的律師學生家裏去，在那裏讀了半年書。此後，我在一位老秀才面前攻讀了更多的經書，並讀了許多當代論著和幾本書。

在這時候，湖南發生一樁影響我的一生的事件。在我們讀書的小小私塾的房屋外面，我們一班同學看見許多從長沙回來的米商。我們問他們爲什麼大家都離開長沙。他們說是城中發生了大亂子，並把這件事告訴我們。

原來那年發生一個大饑荒，在長沙有好多萬人沒有東西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舉了一個代表團去見巡撫，請求救濟，但他却傲慢地回答他們：「你們爲什麼沒有糧食？城裏多得得很，我向來就沒有缺少過。」當他們聽到巡撫的回答，大家都十分憤怒。他們召集民衆大會，舉行一次示威運動。他們攻進滿清衙門，砍到作爲衙門象徵的旗杆，並把巡撫趕走。過後，布政使騎着馬出來了。他告訴老百姓，政府準備設法救濟他們。他這話顯然是誠懇的。但皇帝（或許是慈禧太后吧）不高興他，責備他與「暴徒」發生密切關係，並將他撤職。一個新巡撫來了，馬上下令捉拿爲首的亂黨。其中有許多人被砍却頭顱，掛在柱子上示衆。

這事件，我們在私塾裏討論了數日之久。它給予我一個深刻的印象。許多學生都同情「亂黨」，但只是站在旁觀的立場。他們並不瞭解這對於他們的生活什麼關係。他們不過把這事當作一個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覺興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記它。我覺得這些叛徒都是與我的家人一樣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恨對待他們

的不公平了。

此後不久，哥老會（全國聞名的一種秘密結社）的會員和當地的一個地主發生衝突。他在法庭上控告那些會員，他是一個很有勢力的地主，判決自然是有利于他的。哥老會會員失敗了。但是他們並不屈服，他們向這個地主和政府反抗，他們退到一個山上去，在那裏建築了他們的山寨。官兵派來打他們，同時那地主散佈一個謠言，說他們揭竿造反的時候殺，死了一個孩童來祭旗。當時叛徒的領袖叫做「磨刀石彭」。叛徒最後戰敗，彭被迫逃亡。結果他被捕砍頭。然而在我們這般學生的眼光中，他是一位英雄，因為大家都同情這次造反。

第二年，新穀還沒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時候，我們一村發生食糧恐慌。窮人向富戶要求幫助，他們發動了一個「吃米不給錢」的運動。我的父親是一個米商，他不顧本村缺少糧食，將許多米由我們的鄉村運到城裏。其中一船米被窮人劫去，他氣得不得了。但我對他不表同情。同時，我以為村人的方法也是錯誤的。

這時，還有一件事對我發生影響，即一個小學校中有一個「激烈」的教員。他之所以被目為「激烈」，是因為他反對神佛，想把神佛取消。他教人民把廟宇改為學校。他成爲一個被大家議論的人。然而我欽慕他，並同意他的意見。

這些密切發生在一起的事件，給予我這已經有着反叛性的青年頭腦以一個永久的印象。在這個時期，我開始有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意識，尤其是在我讀了一個談論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之後。我甚至現在還能記得這小冊的開頭第一句：「嗚呼，中國將亡矣！」它講到日本的佔領高麗與台灣，中國的失去安南，緬甸等。

我讀了這本書之後，我爲我祖國的將來痛心，開始明瞭大家都有救國的責任。

我的父親要我在一個與他有關係的米店做學徒。最初我並不反對，以爲這也許是很有趣的。但就在這個時候，我聽到一個有趣的新學校。於是不願我父親的反對，立志進那個學校。這學校在我外祖母的縣城裏。我的一個姨表在那裏當一

個教員，他將這個學校告訴我，並將「新法」學校的變遷情形講給我聽。那裏是不大注重經書的，西方的「新知識」教授得較多。教育方法又是很「激進」的。

於是我與我的另一個表弟進了那個學校，註了冊。我自稱為湘鄉人，因為我知道那學校只收湘鄉籍學生。但後來我發現各地人都可以進去，我才把我的真籍貫說出來，我付了十四吊銅板，作我五個月的膳宿費及購買各種文具用品之用。我的父親終於讓我入學了，因為朋友勸他，說這種「高等」教育可以增加我賺的錢的本領，這是我第一次遠離家鄉，離家有五十里。這時我是十六歲。

在這個新學校中，我讀到了自然科學和西洋學術的新課程。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教員中有一位日本留學生，他戴了一個假辮子。假辮子是很容易看出來的，每個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從未看見過那麼多的兒童聚在一起。他們大多是地主的子弟，穿著華麗的衣服，很少有農民能將他們的子弟送到那樣一個學校去讀書。我穿得比旁的

學生都蹩腳。我只有一套像樣的襖褲。一般學生是不穿長袍的，只是教員穿，至於洋裝，只有「洋鬼子」才穿。許多有錢的學生都輕視我，因為我常穿破爛的襖褲。但是，在這些人之中我也有幾個朋友，而且有兩個是我的好同志。其中有一個現在成了作家，住在蘇聯。

因為我不是湘鄉人，又不爲人所喜。做一個湘鄉人非常重要，而且是湘鄉的某一區人也很重要。湘鄉分爲上區，中區，與下區，上區的學生與下區的學生不斷地打架，完全是因為鄉土觀念。雙方好像要拚個你死我活似的。在這戰爭中，我總是採取中立地位，因為我不是那一區的人。結果三區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覺十分苦痛。

我在這學校裏有很大的進步。教員都歡喜我，尤其是教經書的，因為我古文作得不錯。然而我的志趣並不在經書。我正在讀我表兄送給我的兩本關於康有爲改革運動的書。一本是梁起超編的新民叢報。這兩本書我讀而又讀，一直到我能

夠背誦出來。我很崇拜康有爲和梁啟超，並十分感激我的表兄——當時我以為他是非前進步的，但後來他變成了一個反革命份子，變成一個劣紳，並於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間的大革命時代參加反動工作。

許多學生不歡喜假洋鬼子，因為他的辯子是假的，但我很歡喜聽他談日本的情形。他教音樂和英文。他教過一個日本歌，叫做黃海之戰。我記到當中幾句很美的句子：

「麻雀唱歌，夜鶯跳舞，

春天的綠色田野何等可愛。

石榴花紅，楊柳葉青，

正是一幅新鮮的圖畫」。

在那個時候，我感覺到日本的美，我又從這歌曲中感覺到她對於戰勝俄國的光榮和武功的發揚。我沒有想到還有一個野蠻的日本——我們今日所知道的野蠻的日本。

這一切，都是我從假洋鬼子那裏學到的。

我又記得在這個時候，在新皇宣統已統治了兩年的時候，我才最初聽到皇帝與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那時我還沒有成為一個反君主的人。老實說，我認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誠實，良好，和聰明的人。他們只需要康有爲的變法就行了。我心醉於中國古代的著名君主——堯舜，秦始皇，漢武帝的史實，讀了許多關於他們的書籍。同時，我還讀了一點外國的歷史和地理。在一篇論美洲革命的文章裏，我初次聽到美國，記得文中有這樣一句：『八年之苦戰後，華盛頓勝利而造成其國家。』在一本世界大英雄傳的書中，我又讀到，拿破侖，俄國喀德琳女皇，彼得大帝，惠靈登，葛拉德斯吞，盧梭，孟德斯鳩，及林肯。

我開始渴想到長沙去，那是一個大城市，是湖南的省會，離我家有一百四十里，我聽說這城市是非常大的，有許許多多居民，許多學校和一個巡撫的衙門。

這簡直是一個偉大的地方！這時我很想到那裏去，進那個爲湘鄉人辦的中學。是年冬，我請求我在高小時的一位教員介紹我前去。他答應了，於是我步行到長沙，心中極端地興奮，一半生怕被摒，幾乎不敢希望真入那個偉大的學校做一學生。而使我驚異的，我很容易地就錄取了。但是政局變動得很厲害，我在那裏只讀了半年。

第二章 在動亂中成長起來

當我在長沙的中學讀書時，我第一次讀到報紙，報名民力，是民族主義派的革命的報紙，裏面有反抗滿清的廣州起義及在一個湖南人領導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難的情形。我讀了以後，極爲感動，並發現民力裏面充滿了有刺激性的材料，同時我也知道了孫中山的名字和同盟會的會綱。這時，長沙正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動異常，就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的牆壁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可是有點糊裏糊塗。我還沒有放棄對於康有爲和梁啟超的崇拜，我不很明瞭他們和新領袖的區別。所以在我的文章中，我主張應將孫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總統，並以康有爲任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其時「反對外資」建築川漢鐵路的運動開始，成立議會制度的要求也普遍地

展開，但結果皇帝只是下詔組織「咨議會」。於是同學們越來越激動了。他們以反對留辮的方式來表示他們的反滿的情緒。我和一個朋友毅然剪去辮髮，但約好相繼剪去的一般人却不履行他們的諾言。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擊他們並強力剪去他們的髮辮，結果有十個人做了我們剪刀下的犧牲者。這樣，在短期內，我已經從嘲笑假洋鬼子的假髮辮進



軍 曹 旁 午 之 毛 澤 東 先 生

步到要求普遍的剪髮了。政治觀念是如何地可以轉變一個人的觀點啊！

關於蓄辮我和一個法律學校的朋友發生爭論各人執持了相反的理論。這法科學生引用經書上，「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等話來辯論。可是我和反對蓄辮的人們在反滿的政治基礎上造成了相反的理論，使他開口不得。

武漢起義（一九二一年十月）之

後，湖南宣布戒嚴。政局在急遽地



在 蘇 區 中 的 大 眾 會

變動。一天，有個革命黨得了校長允許，到一個中學裏面作煽動的演講。當場有六七個學生起來聲援他，痛斥滿清並號召大家起來建立民國。每一個人都專心一志地聽着。

聽過這個演講四五天之後，我決心加入革命軍，決定和幾個朋友到漢口去，同時我們向同學募一些錢。聽說漢口非常潮溼，必需穿雨鞋，我就向駐紮城外的一個軍隊朋友那裏去借。我被衛兵攔住，這個地方已經變成十分活躍了，士兵們第一次領到子彈，大批地在開到街中去。

當時，叛軍正在沿着粵漢路進窺長沙，戰事已經開始。在城外發生一次大戰。同時城內也起了叛亂。城門被中國的勞工們衝了下來。我靠了其中一個勞工的幫助，重新回進城中。然後站在一塊高地上觀戰，直等到最後看到衙門上飄起了寫着「漢」字的白旗。我回到自己的學校，那裏已在軍隊的看守下了。

第二天，一個都督政府成立，但新都督和副都督並未做得長，一般地主和商

人不滿意他們。不到幾天後，我去訪問一個朋友時，看見他們的屍首橫陳街上。作為地主和軍閥們的代表，譚延闓打倒了他們。

現在有許多學生參加軍隊了。學生軍已經組成，不過我不喜歡學生軍，因為他們的基礎太複雜。決定還是參加正規軍隊來幫助完成革命。清帝尚未遜位，這正是奮鬥的時候。

我的餉銀是七元一月——不過，已經多於目下我在紅軍的餉銀了——其中我每月要用去兩元吃飯。我還要買水，因為士兵都要從城外挑水進來，而我是學生，不層做挑水的工作。

此外多餘的餉銀都用在報紙上，我變成它們的熱心讀者了，在當時與革命有關的報紙就是湘江日報。其中討論到社會主義，我從這上面初次知道這個名詞。我也和其他學生士兵們討論社會主義，其實是「社會改良主義」。我讀了幾本關於社會主義和它的原理的小冊子，並熱心地寫信和同班的同學討論這個問題，但只

有一個人的回信表示同意。

我同隊中有一個湖南礦工和一個鐵匠，我極歡喜他們。其餘的人都是平庸之輩，而且有一個是流氓。我又勸了兩個學生參加軍隊，我和隊長及一般弟兄都合得來。我能寫，讀過一點書，他們很佩服我的「博學」。我能夠幫助他們做寫家信之類的事情。

革命的結局還沒有決定。滿清還沒有完全放棄政權，國民黨內部又發生了爭奪領導權的鬭爭。在湖南聽說戰事是不可避免的了。當時有許多軍隊都組織起來反對滿清和袁世凱。湘軍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當湘人準備起事的時候，孫中山和袁世凱成立了協定，預計的戰事停止，南北「統一」而南京政府解散。我以爲革命已經過去，決定繼續求學。這時，我已經做過半年兵士了。

我開始留心報紙上的廣告——彼時有許多學校開辦，而且都用廣告來吸收新生，我並沒有特別的標準來判斷學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麼。一個警官學

校的廣告吸引了我的目光，於是就去報名。但是，在受試以前，我看到一個製皂「學校」的廣告。不收學費，供給膳宿而且還可以有一點津貼。這個廣告是動人的。它指出製造肥皂有巨大的社會利益，可以富國富民。於是我變換了進警官學校的念頭，決定做一個製皂工程師。我又在這裏交納一元報名費。

這時，我有一個朋友做了法科學生，他慫恿我進他的學校。我又讀了這法律學校的勸人廣告，裏面保證了許多了不得的事情。它答應在三年之內教完一切關於法律的學科，保證學成可以立即做官。我的朋友不斷地對我稱讚這個學校，直到我最後寫信回家，詳述廣告上的保證並請家人寄學費給我。我將自己的前途畫成一幅光明的燦爛的圖畫給家人看，將自己畫成一個法律學家和大官。於是我付去一元向法律學校報名，同時等待父母的回音。

但其中忽然又有了變動。這回是一個商業學校的廣告。另一個朋友勸我，以爲國家正在作經濟戰爭，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夠建立國家經濟的經濟學